

梁任公歲暮感懷

「夢短鶴鳴第一聲，明朝冠蓋盛春明；家家柏葉宜春酒，處處駝蹄七寶羹。」
聞道大門開軒蕩，儘谷卿輩答昇平；官家閒事誰能管，萬一黃河意外消？」

這是梁啟超庚戌歲暮感懷詩六首之一，時為末清宣統二年，亦即武昌之義的

前一年。算來整整五十多年了。任公詩文字是充滿情感的，這詩又寫得異常悽婉

！併錄於次。

「歲云暮矣夜冥冥，自照寒燈問影形；萬種恨埋無量劫，有情天老一星星。」

催人垂淚搖搖白，撩夢家山歷歷青；今古茲晨同一慨，祇應長恨不成醒。」

鼎湖鶴犬不成仙，一慟龍髯故還遲；禹域大同勞作夢，堯臺深恨問重泉。斧

鐸影由來事，愚角烏頭不計年；忽望海

西長白路，崇陵草跡害漫天。」

「故園歲暮足悲風，吹入千門萬戶中；是處無

衣搜杼軸，幾人有子算租庸。近聞誅斂

空羅雀，儻肯哀鳴念澤鴻；金穴如山非

國富，流民體亦怨天公。」

「風雨吾廬嘯嘯歌，故人天末意如何？急難風義今

人少，傷世文章古尚多。力盡年年從爛

石，淚還天莫成河；由來力命相同薄

，山鬼何從覓薛羅。」

「入骨酸風盡日吹，那堪念亂更傷離；九州無地容伸脚

，一盞菊花且祭詩。運花細推知有味，

癡頑未賣漫從時；勞人歌哭爲昏曉，明

鏡詰朝知我誰。」

任公自唐才常失敗，和乃師康有為

衝突後，心灰意冷。楊度湯覺頓勸其脫

離南海，革命黨人則希望其脫離保皇黨

。任公不願叛師，但實際上，不再與南

海合作，而自光緒死後，保皇黨已

失。任公曾上書南海，有「今日民族最

發時代，非有此精神，決不能立國……

而所以喚起民族精神者，勢不得不攻

滿洲……滿洲之無望久矣，今望歸政，

夫何可得？即得矣，滿朝皆仇敵，百事

腐敗已久，吾黨即歸用，亦決不能行其

志」。

師徒思想距離，已愈來愈深。然任

公尙寄望於立憲。庚戌這一年，各省諮

議局代表聯合各省政商團體向京請願，

資政院定「宣統五年成立國會」，劉請

願國仍探壓迫手段，驅逐代表出京。

天津溫世霖竟被捕充軍新疆。丁公

知知道消息無可為，說「宣統與五年，

必不能連綴成一名詞。」這時，他和孫

洪尹徐佛蘇等，組有憲會，雖能希望

楊成等為他拉攏佈置，但清廷一些人，

擡起「康梁」，並嫌忌程度，並不下於

其心目中的革命黨。任公知道得很清楚

，其判斷直統之無五年，無異為不再希

望清廷立憲，而將從事革命之表示。

劉滿族是一種「真的米教書」，事

實上其時全國排滿運動，已經成熟，任

公也是知道的，詩中云云，不難索解。

而「萬一黃河意外消」一語，尤耐尋味

。尤其是懷連海外的人，瞻望來更平添

無限感喟。

。覺禪。

而「萬一黃河意外消」一語，尤耐尋味

。尤其是懷連海外的人，瞻望來更平添

無限感喟。</p